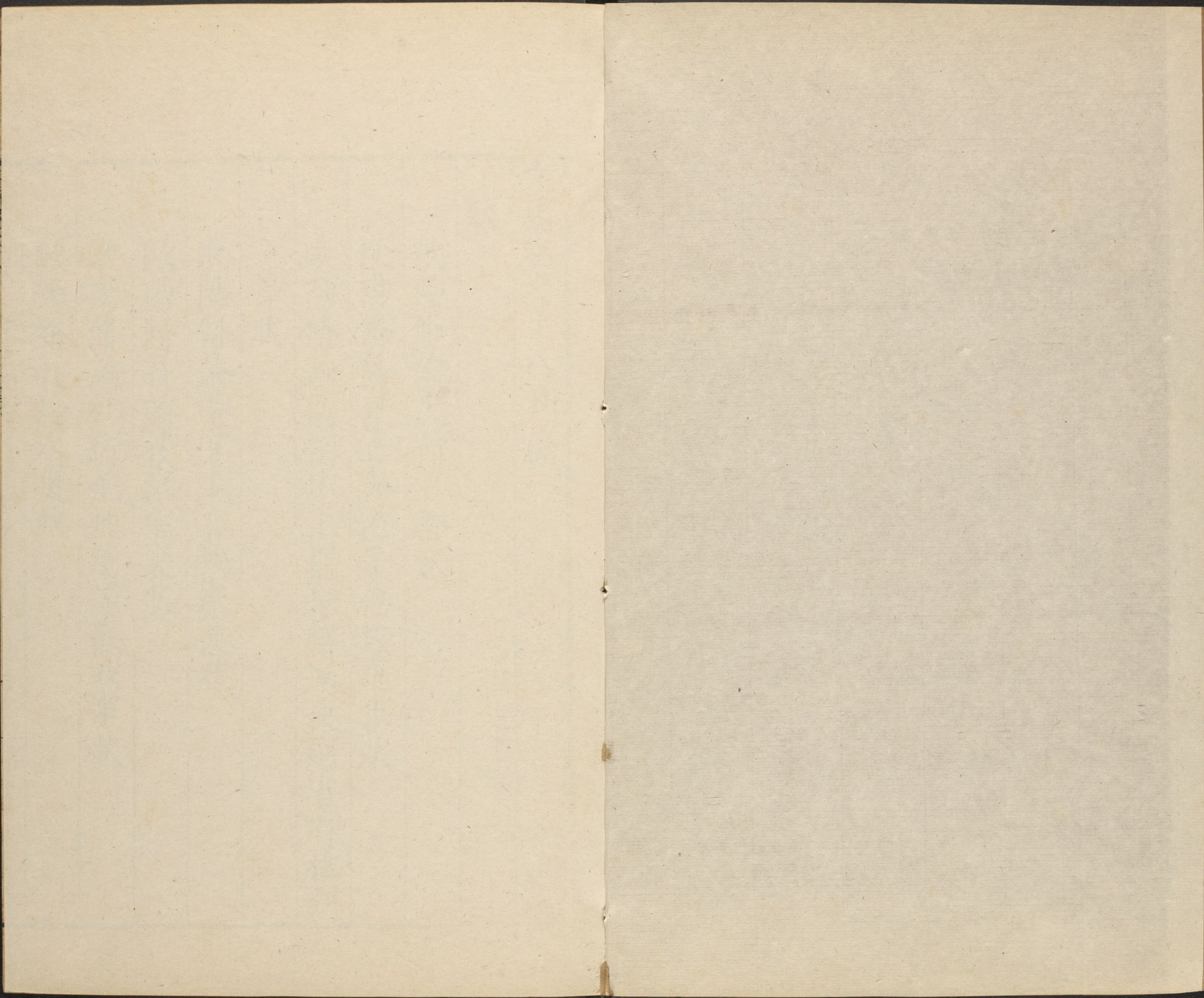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11



文編卷之十八目錄

狀

歐陽脩論中八館日曆狀

歐陽脩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歐陽脩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

等狀

歐陽脩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歐陽脩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脩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脩再論水災狀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歐陽脩論許懷德狀

歐陽脩再論許懷德狀

蘇軾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蘇軾乞罷登萊權鹽狀

蘇轍制置二司條例司論事狀

文編卷之十八 狀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

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宜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

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未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

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吏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擬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

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年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讒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
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

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
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
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
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
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
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
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

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
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况
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
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
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
惑群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
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群小
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
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
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賞禁止讒巧

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
判官等狀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
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
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盖因近日
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鞿
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
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
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一起馳騫且馳騫盡係一作
自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
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
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
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

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小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
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
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
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
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
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
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
盡公惟此勅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
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
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

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頓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

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

降舉官勅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

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

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

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

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

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

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

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

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

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撥諸治要見其官人

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今

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

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歐陽脩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

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

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

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

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貴人展効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然怒上忤權勢而不

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歐陽脩再論按察官吏狀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

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

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具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且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

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
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
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溥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
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
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
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驅下雖其一身不能乞
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

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
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
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及爲
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弃一作

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
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
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
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

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綏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歐陽脩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假借人言分兩扇辨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罷天下之士皆素知
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
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
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
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
爲小人之利歆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
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
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

故湏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
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
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
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争相稱慕當時姦臣
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
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
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
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
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
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
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
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
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
閑居則相稱羨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
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
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
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
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
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
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
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
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
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以紙筆使
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
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
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
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
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

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
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
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
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
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
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
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
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
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浴山傍海
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
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
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
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

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
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
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
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
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爲洛之類及其餘
文意皆不若一作爲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
盖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

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

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

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
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
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爲責耳

歐陽脩再論水災狀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

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

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

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
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
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

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
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
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
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
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
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
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

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

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畱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溥也此

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
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許懷德狀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
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享加恩自合兩表
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
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
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享加
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
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又

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
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
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
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
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再論許懷德狀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
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
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
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

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
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
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
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為恠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
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
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疆臣悍將難制之
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
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

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
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
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
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蘇軾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

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
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
尹榮尹遇等亦是群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
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
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
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戶尹遇自稱大
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
畏攝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
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譚董安三人
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

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
打劫皆用金貼帑甲其餘兵仗弓弩並金累次與捕
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
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
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
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負監勒捕盜官吏
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
募人告葺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
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
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

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
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
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
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
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
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
而入尹遇驚起發弩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
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
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
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

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八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
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
根勘萬一城死刺配即須走入田疇聚爲害轉甚以此
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
饑饉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
二人相湏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二
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
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
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决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湏
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帥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惟尹遇最爲宿姦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湏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既是尹遇湏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湏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湏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

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湏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 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特捕獲必爲嘯聚群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 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勘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

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
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
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爲莫大之幸
且免後人援例庶 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
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
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 朝廷未盡以臣言爲
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
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
按施行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人管四是

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
名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
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 敕旨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 聖旨劄子不允
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
奏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切慮區區之誠未能
遽回天意湏至盡露本心重干 聖聽惶恐死罪惶
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

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䟽六千餘言

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
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
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
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
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
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
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
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
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
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

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
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
死過楊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
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
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
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
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
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
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
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

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此遇之異古今無此臣每自
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
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顧利害
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
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
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
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
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
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
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

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
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
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
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
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口
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
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
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
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
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

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
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
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
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
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
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
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
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
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
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

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
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
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
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
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
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
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
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
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
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
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
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
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
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
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 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令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

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数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既或不計其往來自充糧

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

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

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

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

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

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
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
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
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
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
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
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
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
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

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
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
族遞相影占不魯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
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

糶上或有來字。今按
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

字今亦
補足

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
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
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
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
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
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
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
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

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
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
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
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
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
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
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
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
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
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

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

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看守莊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擾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

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碇不知其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两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貴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日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

奏聞伏聽勅旨

蘇軾乞罷_此坐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來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

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 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 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無可信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治民之官碁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又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

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
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
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
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其成功未聞遣
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
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
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
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
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
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

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
者何從施之議者皆曰謂方今農事不脩故經界可興
農官可置某官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
祐以來方田之利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
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
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力而用
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富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
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
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
者所至必將來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

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于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輒所未論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

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

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顧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庸調與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頗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

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
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
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
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
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
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
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
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
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
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

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
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顧
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
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
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材
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
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
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戶而又
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
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執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

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
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
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
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廢罷之則
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喻也轍又謂發
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
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
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
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
緣爲姦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而從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
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
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
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
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
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
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
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
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等事曲折難行其
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貨多方相濟委

曲相通倍稱之說由此而得然至徃徃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沸騰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之官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如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

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水旱凶荒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諭明公之所深究而轍於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文編卷之十八

文編卷之十八

一

四

